

#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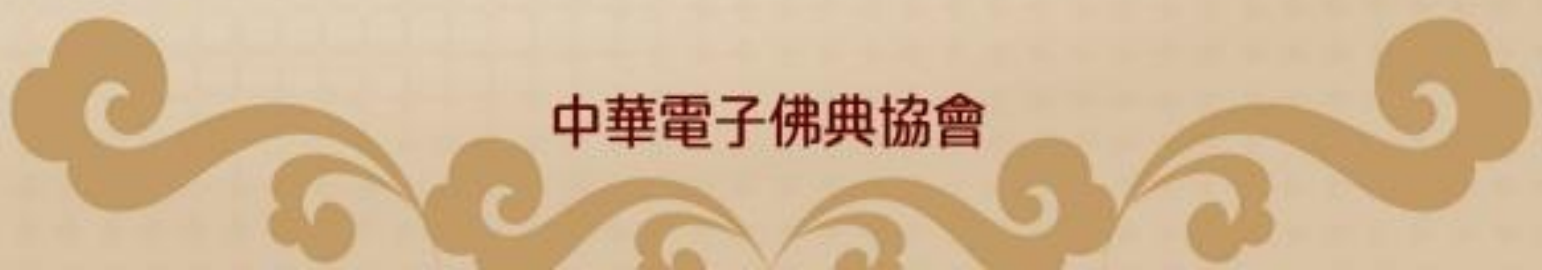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03n0153

## 菩薩本緣經

吳支謙譯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毘羅摩品](#)
  - [2 一切施品](#)
  - [3 一切持王子品](#)
  - [4 善吉王品](#)
  - [5 月光王品](#)
  - [6 兔品](#)
  - [7 鹿品](#)
  - [8 龍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2.Q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mailto: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53

菩薩本緣經卷上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 毘羅摩品第一

若心狹劣者， 雖多行布施，  
受者不清淨， 故令果報少；  
若行惠施時， 福田雖不淨，  
能生廣大心， 果報無有量。

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名地自在，受性暴惡，好行征伐。時，有小國八萬諸王，首戴寶冠常來朝侍；其王口惡，身行無善，常為非法侵陵他境。王有輔相——大婆羅門，修清淨行，智人所讚，口言柔軟，不宣麤惡，有所造作，能速成辦，面目端嚴，為世所敬，四毘陀典靡不綜練；諸婆羅門所有經論，通達解了無有遺餘。

是時，輔相年已衰邁，遇病未久，奄爾即亡。王及人民聞其終歿，悉生懊惱，思慕難忍。時，王思念不去須臾，即為臣民而說偈言：

「如何此大地， 一旦無人治，  
如海無主船， 隨風而東西。  
我所尊敬者， 出家已成就，  
口善言柔軟， 常能利益世。  
如何便終歿， 令我心惱悶，  
猶如無燈明， 而入於闇室。」

爾時，諸臣即白王言：「唯願大王寬意莫愁，勿謂國中更無有任為輔相者。是法婆羅門雖復命終，其子年幼聰明黠慧，顏貌端正世無及者；發言柔軟悅可眾心，修行忍辱心常寂靜，無有憍慢貢高自大，博學多聞無書不綜，利益眾生猶如梵王，名毘羅摩。唯願大王，即命此人以為輔相。」

時王答言：「彼若有子如汝說者，我從昔來所未曾聞。」

臣復言：「大王！是婆羅門子常求正法離於邪法，愛護己法未能為人。」

王即答言：「子若是才人，何得違毀先人家法，若離先業則不得名求正法者，是人先父常以正法佐吾治國，能令吾等遠離眾惡，雖作如是治國治務，終不破失婆羅門法，如其彼人如汝說者，便可召來。」

諸臣奉命，即遣使者，召毘羅摩，將詣王所。到已就坐，斂容而踞，說如是言：「大王！今日以何因緣而見顧命？」

王即答言：「汝不知耶！我之薄祐，汝父輔相不幸薨殞，大地傾喪人民擾動，我為之憂，其心迷悶。」

時，毘羅摩即白王言：「夫愛別離非王獨有如此，皆是有為法相也。大王昔來不曾聞耶！若天、龍、鬼神、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沙門、婆羅門，若老若少，悉無得離是終歿者。大王！一切眾生決定有之。大王！譬如火性悉能燒然一切之物，無常之法亦復如是，悉能壞滅一切眾生。王不知耶！是老、病、死，能喪眾生，如四衢道頭華果之樹，常為多人之所抖擻。大王！譬如駛河常流不停，眾生壽命亦復如是；大王！如金翅鳥投龍宮中，搏撮諸龍而食噉之；亦如師子在麀鹿群威猛；一切眾生在三界中流迴，死法亦復如是。大王！如是死法，非以親近財貨求贖軟

言誘恤而可得脫，亦不可以四兵威力逼迫禦之，令其退散，如是死法決定而有，是眾生常法。以是義故，大王於此不應生憂。」

時，王聞已心生歡喜，復向諸臣說如是言：「未曾有也，如是童子，年雖幼稚乃說先宿耆舊之言。」時，王即語毘羅摩言：「汝不知耶！汝之先父愛護於吾猶如赤子，是故我今感其恩重，憂愁迷悶；吾今輕弱頑嚚無智，如汝所說吾永無分，汝今若見垂顧矜哀，願先承嗣纂繼家業，我當誠心盡壽歸依。」

時，毘羅摩即作是念：「我今如何一旦對至，今聞此言莫知所作，猶如羸人步涉高山。」復作是念：「今者，承嗣毘輔國政，於諸人民雖多利益，然我所修純善之法則為虧損。君治國土稱萬姓心，當有無量諸過患事，所謂刑罰，劫奪他財威陵天下，或擯或驅，要當隨王行如是法，若行正法，我善則損；今我若故修行善法，則不上稱大王聖懷，若稱王法，善法日衰。」

作是念時，王復白言：「大師今日何所思慮？」

時，毘羅摩即答王言：「我今所念，當以何術令王身及國人民悉得利益無諸衰耗，亦復思惟王與國人福德過患，若先行善後行於惡，則不名人。大王！寧為實語，而作怨憎；不為諂言，而作親厚；寧說正法，墮於地獄；不說邪諂，生於天上。大王！我今思惟籌量是事。大王！若有人能思惟是義，當知是人則能利益一切眾生。」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大師！我等若能如是行法，所修善法，則為不損。」

時，毘羅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輔相之業，然後漸漸勸化，是王及八萬四千小王修持正法；亦令其國所有人民，背捨遠惡，不貪五欲。時王修行無量善法，如毘羅摩等無差別也。時毘羅摩見王如是，心生歡喜而作是言：「我今已為修治國土，然我善法無所衰損。」復

作是念：「我今當以何等因緣勸諸眾生，悉令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然諸眾生受性不同，或欲聞法、或貪財貨、或嗜五欲、或樂愛語、或好憒鬧多人親附、或好隨逐善人之行、或樂多愛心無厭足。我今幸有大智方便，悉能攝取一切眾生，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復有餘方便。譬如日出，雖能照了一切天下，然不能為盲者作明；我亦如是，雖復能為一切眾生說無上道，然不能為無慧目者而作利益。我今復當以衣服、飲食而給足之，令其飽滿，心歡喜已，然後復當為之說法，令其信受。」

時，毗羅摩思是義已，即至王所，作如是言：「我今已為無量眾生作法事已。聚集三法，所謂修行正法，聚集錢財所願成就，則令一切國土安樂無有怨讎，正法增長猶如初月，好名流布八方上下。唯願大王，聽我修行無上正法。」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驚喜，衣毛為豎，白言：「大師！諸欲所作，願具告勅。」

毘羅摩言：「我今欲作一切大施，施中所須願為我辦。爾時大王即於城外，安曠之處莊嚴施場，唯願大王，善言誘喻，諸作使者無令於我而生瞋恨；爾時大王及給使者，皆悉歡喜敬意，供辦飲食所須；尋於諸方擊鼓宣令，若諸眾生凡有所須——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香華、瓔珞、末香、塗香、舍宅、燈明悉來集此，當相奉給。」復說偈言：

「我為利益， 諸世間故，  
隨諸眾生， 所須之物，  
乃至身體， 手足肉血，  
捨離之時， 猶如草芥。  
汝等若受， 是供養時，  
則當一心， 思惟善法；  
受供養已， 不應貪著，  
當以善法， 利益一切。」

若以我力， 能速涅槃，  
以為眾生， 流轉生死。  
是故久住， 不取涅槃，  
無量眾生， 墮老死獄，  
我欲拔之， 永離遠離。」

時，毘羅摩菩薩摩訶薩所設供具，令無量百千萬億眾生，隨意所須悉得充足，善言說法：「諸大德！我今忘身以憂汝身，汝等今已受我供養。好自利益當觀正法，若死至時雖有父母、妻子、親族無量財寶，不能令命住一念頃，及其命盡獨至他世；父母、妻子、親族財寶無隨去者，唯有業行不能捨離。」復為大眾而說偈言：

「為父母親族， 修行於惡法，  
命終墮三趣， 無有隨逐者。  
於今現在世， 若受苦惱時，  
雖有父母兄， 不能受少分。  
況於未來世， 而當有代者，  
是故當一心， 莫為他行惡。」

「諸大德！汝等今身安隱無患，所謂衰老、肺病、欬逆、頭痛已無是病，當勤修行一切善法。」是毘羅摩菩薩摩訶薩，以二攝法攝取眾生，所謂財法：滿九十日過夏已訖奉施嚬願。所謂金盤具足八萬盛以銀粟、八萬銀盤盛以金粟、八萬小牛、八萬乳牛悉從一犢，是一一牛乳日一斛，純以白疊纏覆其身，金角銀蹄莊嚴映飾；八萬童女形體端正，金寶瓔珞以自莊嚴，一一女人有一侍女，供給使令令皆淨潔，是諸女人各有一床，或金、或銀、琉璃頗梨、象牙、香木，種種茵蓐以敷其上；牛車八萬、象馬八萬，及諸倉庫，錢財珍寶不可稱計。如是等物悉莊嚴已，而作是念：「今是施物將無少耶？」

爾時，菩薩為諸婆羅門說如是言：「汝等當知，我今集聚如是種種金銀、女人、車乘、象馬、倉穀、珍寶，正為汝等，幸可少時寂然



無言，聽我所願，然後隨意共分而去。」

爾時，一切諸婆羅門寂然無聲。是時，菩薩為諸眾生自諫其心：  
「汝心所作常求果報，猶如獼猴入於稠林。」而說偈言：

「我今所布施， 普為諸眾生，  
如是之布施， 實不望其報。  
願悉施眾生， 等受於快樂，  
以汝貪善故， 久在於天上，  
亦以貪惡故， 久住於地獄。  
復以貪著故， 作此大施主，  
或作貧窮人， 或行於大施，  
或時以自在， 守財而慳貪，  
或以自在故， 自墜於貧苦。  
或復以縱逸， 久在於生死，  
輪轉無窮已， 猶如輪轉地。  
我在久遠來， 隨順敬事汝，  
雖作如是事， 不能令汝喜，  
汝令當安住， 不動寂靜中，  
我今所布施， 悉為諸眾生。」

爾時，毘羅摩菩薩即以右手執持澡灌，以大慈悲熏修其心，憐愍一切諸眾生故，涕泣流淚而作是念：「我今所施，不為梵王、摩醯首羅、釋提桓因，假使更有勝是三者，亦不憍求；唯求佛道，欲利眾生斷諸煩惱。我今當捨己身、妻子、奴婢、僕使、珍寶、舍宅，唯求解脫，不求生死。我今所施柔軟女人，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斷除所有貪欲；今我所施五種牛味，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能惠施他人法味；今我所施如是敷具，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金剛坐處；我今所施種種珍寶，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七菩提寶。」作是語已，從上坐所循行澡水，而水不下，猶如慳人不肯布施。

爾時，菩薩即作是念：「今此澡水何緣不下？」復作是念：「將非我願，未來之世不得成耶？誰之遮制令水不下，將非此中無有大

德，其餘不應受我供耶？或我所施不周普耶？或是我僕使不歡喜耶？將非此中有殺生耶？我今定知不困眾生，我今所施亦是時施，亦不觀採是受非受。而此灌水何緣不下？」

爾時，菩薩見婆羅門為此諸女生貪嫉心，而起瞋恨，各各說言：「彼女端正，我應取之，汝不應取。彼牛肥壯，我應取之，汝不應取。」金銀盤粟，乃至珍寶，亦復如是。

爾時，菩薩見諸婆羅門貪心諍物，互相瞋恚，即作是言：「是諸受者，貪欲、瞋恚、愚癡、亂心不能堪受，如是供養如車軸折，輻輳破壞不任運載，我亦如是。種子良善而田薄惡，以此受者，心不善故令是澡水不肯流下，我今雖作如是布施，亦無有人教我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我自為一切眾生故發是心。今當自試，若我審能愍眾生者，灌水當下。」即以左手執罐瀉之，水即流下菩薩右手。

諸婆羅門見是事已，各生慚愧，離所施物修行梵行，諸婆羅門尋共稽首，求請菩薩以為和尚。菩薩憐愍即便受之，教令修學四無量心，以是因緣命終即得生梵天上，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不見此是福田此非福田，亦不分別多親少疑。是故菩薩若布施時，或多、或少、或好、或惡，應以一心清淨奉上，莫於受者生下劣心。

## 菩薩本緣經一切施品第二

一切諸菩薩， 為利眾生故，  
捨棄己身命， 猶如草糞穢。

如我曾聞：

過去有王，名一切施；是王初生，即向父母說如是言：「我於一切無量眾生，尚能棄捨所重身命，況復其餘外物珍寶。」是故父母敬而重之，為立名字，字一切施。從其初生，身與行施，漸漸增長，譬如初月至十五日。其後不久父王崩背，即承洪業霸治國土，如法化民不枉萬姓，擁護自身不豫他事，終不侵陵他餘隣國。隣國若故來討罰之，希能擒獲，救攝貧民給施以財，恭敬沙門婆羅門等。常以淨手施眾生食，口常宣唱與是人衣、與是人食、及與財寶，愛護是人、瞻視是人。

爾時，菩薩常行如是善布施，時隣國人民聞王功德，悉來歸化，其土充滿間無空處，猶如山頂暴漲之水，流注溝坑谿澗深處；亦如半月海水潮出，其國外來歸化之民，充滿側塞，亦復如是。其餘隣國漸失人民，各生瞋恨，即共集議，當共往討。作是議已，尋嚴四兵來向其國。

爾時，邊方守禦之人，遠來白王：「隣國怨賊今已相逼，猶如暴風黑雲惡雨。」王即告言：「卿等不應惱亂我心。」即說偈言：

「隣國所以， 來討我國，  
正為人民， 庫藏珍寶，  
快哉甚善， 當相施與，  
我當捨之， 出家學道。  
多有國土， 為五欲故，  
侵奪人民， 貯聚無厭，  
當知是王， 命終之後，  
即墮地獄， 畜生餓鬼。」

「是故，我今不能為身侵害眾生，奪他財物以自免者。」

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作是言：「唯願，大王！莫便捨去，臣等自能當御此敵，王且觀之，臣等今日當以五兵戟牟劍稍，奮擊此賊，足如暴風吹破雨雲。」

王即答言：「咄哉卿等！吾已久知，卿等於吾，生大愛護，尊重恭敬；亦知卿等勇健、難勝、雄猛、武略、策謀第一。但彼敵王今作此舉，都不為卿，正為吾耳。假使彼來不損卿等，何得乃生如是惡心？吾久知此，五盛陰身為眾箭鏑，卿不知耶？吾久為卿說，諸菩薩應於眾生生一子想，汝不應於他眾生所生瞋害心，畢定當知墮于地獄，是故應當一心修善。」當說是時，賊已來至，高聲大叫。

王聞聲已，即問群臣：「此是何聲？」

諸群臣寮各懷悲感，舉聲哀號，咸作是言：「惡賊無辜，多害人民，譬如惡雹傷害五穀，亦如猛火焚燒乾草，又如暴風吹拔大樹，又如師子殺害諸禽獸，怨賊殺害，亦復如是。」

爾時，諸臣不受王教，即各散出，莊嚴四兵便逆共戰。軍無主將，尋即退散，兵眾喪命，不可稱計。時，王登樓說如是言：「因惡欲故令人行惡，如是諸欲，猶如死尸行廁糞穢，如何為此而行惡耶！愚人貪國，興諍競心，猶如眾鳥競諍段肉，是諸眾生常有怨憎，謂老病死，云何不自觀察是怨，反更於他而生諍競？」一切施王思是義時，敵國怨王即入宮中。

王於爾時便從水竇逃入深山，至稠林中，得免怨賊。其地清淨，林木種種，華果無量，不可稱計；水清柔軟，八味具足，眾鳥鳧雁，禽獸難計。王見是已，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吾今真實得離家過患，無量眾生常為老病死怖逼惱，今得此處清淨安樂快不可言，此林乃是修悲菩薩之所住處，亦是破壞四魔之人堅固牢城，我今已得清潔洗浴、離眾垢故，我今與此眾鹿為伴，身心安隱極受上樂。」

爾時，怨王得其國已，即便唱令求覓本王：「若有能得一切施王，若殺、若縛將來至此，吾當重賞隨其所須，一切給與，以其先時常

自稱讚能行正法，皆毀吾等暴虐行惡，是故吾今欲得見之，示其修善所得果報。」

爾時，他方有一婆羅門，貧窮、孤悴、唯仰乞活，兼遇官事，無所恃賴。聞王名字，好行惠施，即從其國來欲造詣，乞求所須。即於中路，飢渴、疲乏止息林中，即便譖言：「是處寂靜聖人住處，亦是神仙離欲之人，求解脫者斷絕飲食、不畜奴婢、不乘車馬、少欲知足、食噉稗子諸根藥草；大悲心者之所住處，亦是一切飛鳥、走獸無怖畏處，自在天王為令眾生，見家過患，故化是處。」

爾時，一切施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便往見之，共相問訊，便命令坐。時，婆羅門即便前坐，坐已，一切施王便以所有眾味甘果而奉上之。既飽滿已，王即問言：「大婆羅門！是處可畏無有人民，是中唯是閑靜修道之人獨住之處，仁何緣來？」

婆羅門言：「汝不應問我是事，汝是福德清淨之人，遠離家居牢獄繫縛，何緣問我如是之事？汝不應聞濁惡之聲，若他犯我，我則犯他；若他奪我，我則奪他，喪失財賄，親族凋零，以在家故，受如是事。大德！汝今已斷一切繫縛，安住山林，如大龍象自在無礙。」

一切施菩薩，即作是言：「汝今發言，清淨柔軟，何故不共於此住止？」

婆羅門言：「若欲聞者，我當為汝具陳說之。我本生處去此懸遠，薄祐所致，遇王暴虐，猶如師子在鹿群中，終無一念慈善之心。我王暴虐亦復如是，於諸人民無有慈愍，有罪無罪唯貨是從。我從生來小心畏慎，曾無毫釐犯王憲制，橫收我家繫之囹圄，從我責索金錢五十：『若能辦者，我當赦汝居家罪戾；若不肯輸，吾終不捨，要當繫縛幽執鞭撻。』尅日下期當輸金錢，家窮貧苦無由能辦。曾

聞此國一切施王，好行惠施攝護貧人，所行惠施無有斷絕，如春夏樹華果相續，亦如曠野清冷之水，渴人過遇自恣飲之；猶如大會無人遮止，我今略說，假使有人，人有千頭、頭有千口、口有千舌、舌解千義，欲歎是王所有功德，不能得盡。彼王成就如是名德。我今居家遇王暴虐，橫羅罪戾更無恃賴，故欲造詣陳乞所須。然我心中常作此念：『我今何時當到其所，隨意乞求？若彼大王必見憐愍能給少多，我家可得全其生命，若不得者，我亦不久當復殞歿。』」

爾時，菩薩聞是事已，心悶躡地，猶如惡風崩倒大樹。時，婆羅門即以冷水灑其王身，還得蘇息。時，婆羅門復問：「大仙！汝聞我家受是苦惱，心迷悶耶？是中清淨，汝所愛樂能生悲心，我今遇之尚無愁苦，汝今何緣生是苦惱？」

王即答言：「汝本發意欲造彼王，是汝薄相正值不在，汝今若往必不得見，故令我愁。」

爾時，婆羅門言：「為何處去？」

施王答言：「有敵國王，來奪其國位，今者逃命，在空山林，唯與禽獸而為等侶。」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尋復悶絕。一切施王復以冷水灑之令悟，即慰喻言：「汝今可坐，且莫愁苦。」

婆羅門言：「我於今日命必不全。所以者何？本所願求，今悉滅壞，我何能起？定當捨命。」

一切施王，爾時即起慈悲之心，作如是念：「可愍道士所願不果，譬如餓鬼遠望清水到已不獲，心悶躡地，是婆羅門，亦復如是。」

復更喚言：「咄，婆羅門！汝可起坐，汝可起坐。一切施王，即我身是。汝本欲見，今得遇之，何故愁苦？」

婆羅門問王：「今善言慰喻，於我有錢財耶！」

王即答言：「我無錢財，但有方便，可能令汝大得珍寶。」

婆羅門言：「云何方便？」

王復答言：「我先聞彼怨家之言居我國，已於大眾中唱如是言：『若有能得一切施王，若斷其命撿繫將來，吾當重賞隨意所須。』我從昔來，未曾教人行於惡法，是故不令汝斬我頭，但以繩縛送詣彼王。所以者何？除身之外更無錢財。然我此身今得自在，幸可易財以相救濟。善哉，善哉！婆羅門！吾今得利，以不堅身易堅牢身。道士且觀，設使我身在此命終，屍棄曠野草木無異，雖有禽獸而來食噉，為何所利？今以如此灰土之身，貿易乃得真金寶物，我復何情而當惜之？」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悲涕而言：「何有此理？所以者何？汝今乃是無上調御、眾生父母，善為愛護大歸依處，能滅一切無量眾生所有怖畏，所作廣大不望相報，於諸眾生常生憐愍，能於閻世作大錠燎。我當云何破滅正法，繫縛汝身送怨王耶？假使將王至彼怨所得獲金寶，我復何心舒手受之？假使受者，手當落地；譬如男子為長養身噉父母肉，是人雖得存濟生命，與怨何異？我亦如是，設縛王身將送彼怨，雖多得財以贖家居，我所不貴。」

時，王答言：「如此之言，復何足計？汝若於我必生憐愍，我自束縛，隨汝後行詣彼怨家，汝無罪咎，我可得福。」

婆羅門言：「敬如王命，當隨意作。」

說是語已，王即自縛，共婆羅門相隨至城。其王舊臣及諸人民，當見王時，悉生驚怪：「咄，婆羅門！汝是羅刹非婆羅門，汝是羅刹非婆羅門。汝本實是暴惡鬼神，姦偽詐現婆羅門像，無有悲心，真是死魔常求殺人。汝今令此王身滅沒，猶如月蝕，七日並照大海乾竭，無上法燈今日盡滅，旃陀羅種，汝今云何手不落地？汝身何故不陷入地？如師子王，已死之後誰不能害？是一切施王久已遠離國城、妻子、倉庫、珍寶、一切諍競，退入深山，修寂滅行；於汝何怨，而將來此？」舉城人民，同聲願言：「諸大仙聖、護世四王！願加威神擁護是王，令全生命。」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怖畏，將一切施疾至王所，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已得一切施王。」怨王見已，心即生念：「是王年壯，身體姝好、容貌端正、其力難制；是婆羅門，年在衰弊，形容枯悴、顏貌醜惡、其力無幾，云何能得是王將來？」竊復生念：「將非梵王、自在天王、那羅延天、釋提桓因、四天王耶！」怨王即問：「誰為汝縛？」婆羅門言：「我自縛之。」怨王詛言：「遠去，癡人！」復更問言：「汝將非以呪術之力而繫縛耶！汝身羸劣，彼身端嚴猶如帝釋，云何能繫？假使有人自言：『能吹須彌山王令如碎末。』是可信不？」

爾時，怨王即告大臣：「汝等當知今此難事，為是夢中，是幻化耶？將非我心悶絕失志，錯謬見乎？是老獼猴云何能縛帝釋身耶？諸臣當知，豈可以藕根中絲懸須彌山耶？可以兔身渡大海耶？可以蚊[此/束]盡海底耶？」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向怨王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 我實不能縛，  
是王慈悲故， 為我而自來。  
如以網盛風， 是事為甚難，  
正使天帝釋， 亦復不能為。」



爾時，怨王即向一切施王說如是言：「汝以哀我，故入深山、谿谷、林木空曠之處，唯與禽獸共相娛樂，少欲知足、飲水食果，以草為敷，不與我諍。然我怨心猶未得滅，我今自在能相誅戮，以何因緣來至此耶？」

爾時，一切施王嬉怡微笑，無有畏懼，身心容豫如師子王，而作是言：「汝不知耶！我身即名一切施王，我欲成就本誓願故。今來在此，有三因緣：一者、為婆羅門而求錢財；二者、以汝先募，若得我身將來此者，當重賞之；三者、我先誓願當一切施，是故我來欲捨身命。汝今當觀，若我此身命終入地，為何所益？我本所以逃入山林，非以畏故，但為愛護諸眾生耳。汝今自在怨心未滅，我今來此，隨意屠割而得除怨，心則安隱，是故汝今應早為之。」即說偈言：

「於怨生瞋恨，則自焦其心，  
譬如灰下火，猶能燒萬物。  
因心著瞋恚，命終墮地獄，  
猶如惡毒箭，中則身命滅。  
若瞋於怨憎，心不得寂靜，  
譬如痛目者，不能見正色。  
此身肉血成，骨髓肪膏腦，  
屎尿涕唾等，薄皮裹其上。  
是身如行廁，無主無有我，  
於王有何怨，而常生瞋恚。  
生老病死賊，常來侵王身，  
何故於是中，返生親友想。  
我身四大成，王身亦復然，  
今若見瞋者，是則為自瞋。」

「是故大王不應生瞋，若故瞋者今得自在，幸可隨意早見屠戮。先所開募，可賞是人；我今必定捨命不悔。以是因緣，願諸眾生能一切施及得捨名。」

爾時，怨王聞是語已，從御座起，合掌敬禮一切施王，作如是言：「唯願，大王！還坐本座，汝是法王正化之主，我是羅刹暴惡之人；汝是世燈為世父母，我是世間弊惡大賊，專行惡法劫奪他財；汝是法稱正法明鏡，我非法稱常欺誑他，猶如盲人不自見過。如我等輩罪過深重，是身久應陷入此地，所以遷延得至今日，實賴仁者執持故耳，今捨此地，及以己身奉施仁者。」

一切施王即為怨王廣說法要，令其安住於正法中，大以財寶與婆羅門遣還本土。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時，尚捨如是所重之身，況復外物所有財寶。◎

### ◎菩薩本緣經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一

菩薩摩訶薩， 為諸眾生故，  
一切所重物， 無不以惠施。

如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其王有子，名一切持。年在幼少，形容端正，猶如滿月眾星中明，眾生視之，無有厭足，威儀安諦，如須彌山；智慧甚深，猶如大海；忍辱成就，猶如大地；心無變易，如閻浮檀金，常為一切人天所愛。猶如八味清淨之水，於諸世間其心平等；猶如日月等照於物，滿眾生願；如如意寶見諸乞者，心生歡喜；猶如慈母，見所愛子。是時，王子當說偈言：

「我今得自在， 所有無量財，  
悉與眾生共， 如日皆等照。  
見有乞求者， 終不言無有，  
無所求索者， 亦復施與之。」

王子菩薩，諸根寂靜，猶如梵天；財賄具足，如毗沙門。王為諸眾生供給走使，猶如弟子事師和尚；心常愛念一切眾生，猶如父母念

所生子；教化眾生法則禮儀，如大博士。王子菩薩，悉得成就如是功德，心常樂施一切眾生，如是之物施與是人、如是之物施與某甲；是人恐怖，我當安慰修行正法無有廢捨。所施之物，謂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璩、馬瑙、珊瑚、璧玉、種種器物，及諸衣服、床臥、敷具、車乘、舍宅、田地、穀米、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隨有所須，悉能與足。譬如天雨，百穀滋長，恒以五指施人財物；猶如五龍，降注大雨。王子菩薩常行布施，日日不絕。設使一日，無人來乞，顏色憔悴，心為愁感，猶如初月烟霧所覆，無有光明。爾時，諸臣於此王子，悉生嫌恨：

「咄哉我王愚癡無智， 有財不食後世安在，  
見不能用亦不呵子， 分散庫藏施無功者。  
庫藏盡已民當迸散， 民既散已怨至誰護，  
假設無護命當不全， 命既不全國復誰居。」

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思是事。爾時，父王有一白象，行蓮華上，力能降伏敵國怨讎，以有此象，故令他國不能侵陵。時，有邊方怨敵之王常作是念：「我當云何而設方便，得彼白象？」即遣諸人，詐為苦行婆羅門像，往詣王子求索白象。

爾時，王子見諸大臣生瞋恚心故，乘白象出城遊觀，欲向一林，即於其路見婆羅門。既見王子，心大歡喜呪願且言：「願使王子紹繼大王無上之位，壽命無量；隣國歸德，天下太平。王子！我等悉是婆羅門也，居在遠方，常承王子好喜布施，故從遠來，道路飢渴，備受眾苦。王子！當知我等，受持清淨禁戒，多所讀誦，無有不綜。王子功德流布十方，聞風稱讚無不愛樂，能令眾生所願滿足，有來乞者無一空還，汝所乘象願見施與。」

爾時，王子即作是念：「今若不與，則違本要；設當與者，非我所有，復是父王所愛重者。」即便語言：「君等若須金銀、琉璃、種種車乘、奴婢之屬，我悉能與；此白象者，既非我有，不得自在，

復是父王所乘之象，云何輒當以相惠施？計是白象價直幾許，我當與直，不令汝等有貧乏也。何必正欲得此白象？汝婆羅門！憐愍眾生，出家受戒，已遠離一切之物，何用是象？汝若得者，或更有患。」

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我等不用錢財珍寶，唯須是象乘之入山，求覓好華供養諸天已，當令眾生若生天上、或入涅槃。王子本願欲利益他，我亦如是欲利益他。」

爾時，王子聞是語已，即生悲心，便下白象，覆作是念：「此象雖是父王所有，今以布施，大臣人民必當見嫌，欲利益他，何得計是！然我所施，不求名聲生天人中，以是因緣，令諸眾生斷諸煩惱。」作是願已，便持白象施婆羅門，自乘一馬，還欲入城。

諸婆羅門既得象已，便共累騎，迴還而去。忽爾之間，已到本國。

時諸大臣即共集聚，疾至王所，白言：「大王！今日快善所重白象，王子已持施婆羅門，諸婆羅門得已乘去，今到敵國；以王先時見其布施金銀珍寶，不呵責故，致令今日復以白象施與怨家。大王！世間惡子多諸過患，飲酒樗蒲貪色費用，臣等敢奏不咎責，王子若能從今已往，更不以財惠施於人，則可聽住；若不止者，便當擯之遠著深山。」

爾時，父王即召其子作是念言：「怪哉！我今云何一旦為諸大臣不令我子隨意行施；我今慚愧，猶如婦人怖畏姑妯。」即向其子而說是言：「卿從今始，莫復貪著，一切功德可離捨；心行正法者，應著草衣服、噉水果遠處深山；卿今不應挑其右目以治左眼，卿於今日如何一旦惱亂我心及諸大臣？夫為人法，先安其親，然後乃當及餘他人，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與怨家？」

◎

## 菩薩本緣經卷上

右經第三幅十四行，鹿群威猛(之下)丹本有「如我曾聞，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乃至)五穀臨熟遇天惡雹(等)。」凡二十六行四百四十二字；國本、宋本所無者，今檢彼文，則是此經下卷。〈龍品〉第八之文，《丹藏》錯亂，妄安于茲耳，故今不取。

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餘

◎爾時，王子合掌長跪，敬禮父王：「臣所布施，不為貪欲、瞋恚、愚癡，不為名聲，不求生天人中豪貴，非是癡狂錯亂心作，為求正法，作是施耳。大王！當知臣今雖復擁護父母、兄弟、妻子，及其死時，雖有親族，誰能隨去？唯見正法逐之不捨。臣若無心行善法者，猶望大王苦言教勅，如何一旦信用邪言，斷臣行善？王先勅臣施捨捨心，捨心是臣本性根原，云何可捨？猶如地性，不可捨堅；乃至火性，不可捨熱；如魚投陸，命何能存？如王僮僕六情具足，身體完具與天無異，是人云何與王給使？王家所有車乘、婢女、金銀、珍寶從何處得？當知皆是過去施業，今得是報。大王！當知一切餓鬼，飢火所逼，身心焦惱，如此皆是貪惜因緣。若諸天中，七寶宮殿壽命長遠，當知皆是布施因緣。大王！臣今所施，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王家盜賊，怨家債主，不能侵奪所施之物。於諸趣中，能作親友，是天乘載是所施物；在生死中，隨逐臣身，如犢隨母。如王所勅，欲令臣止布施之心，若不能捨，當徙深山；雖至深山，苟施心不息，貧窮之人，亦復當來。臣本誓願實樂山林，所以未啟，慮父不放。大王今已聽真得本願，正爾奉辭涉路進發。所以者何？山林之中，是閑靜處仙聖所樂，能離貪欲、瞋恚、愚癡，臣若至，彼必能自利。」

爾時，王子即禮王足，右遶三匝，奉辭而出；次至母所，跪禮如常，右遶三匝，禮足而出；復至妻所，而作是言：「卿好住此，供養父母，守護其子，此即是汝修行正法。今我欲去遠至山林。何以

故？我先常願，欲入深山修行其志。父王今聽，是故我當速往至彼，以副我心；與諸禽獸共為等侶，飲食水果足自存活；汝是王女，身體柔軟、端正、詳雅，何能堪忍如是苦事，故應住此不須隨我。」其妻聞已，心悶懊惱，身體掉動如芭蕉葉，悲號啼泣，椎胸拔髮，舉聲大哭，唱言：「奈何！君有何罪，乃令父王擯之深山？大王寬慈，正法治化愛民如子，云何一旦驅擯乃爾？君之愛形，身色柔軟如瞻婆華，云何一旦當臥棘刺土石之上？如今在宮五樂自娛，設當入山唯聞虎狼、師子、毒獸諸惡音聲。怪哉！大王慈愛之心，今日安在？如何父親變成離薄，以小因緣一旦成怨？」

爾時，王子即答妻言：「善哉！王女！汝有深智，精進、勇猛，是我善伴，設我不是應當呵責，云何乃出如是麤言？諸王為國共相戰諍，皆為貪欲瞋癡所惱，是我福緣，乃令父王聽我入山修行正法，汝今不應生不歡喜。世中常法，王若衰老，則立太子令知國事，國事殷湊，多諸過咎，咎既鍾身，無逃避處。王今未衰，便能放捨，聽我入山修學其志，世間過咎永不見及，汝今何故不歡喜耶？汝便好住，我今欲去。」

答言：「妾之父母處與君時，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證知。初婚之日，君自發言誓不相捨，如何今日便欲獨往？當知日月及以猛火，明與質俱不相捨離，君今云何而欲見捨？」

爾時，王子悉以家財布施貧乏，即以兩肩荷負二子，携將其妻，往雪山中。王子到已，食果、飲水以存性命，晝夜修習慈悲之心，復作是念：「我本在家，雖受五欲，未若今日處山歡娛，如是之樂，釋提桓因所受欲樂所不及也。是諸眾生不知正法微妙之味，如鳥不知蓮華之味。」是時，王子常為眾生思惟是義，妻常入山採於果蔬以自供給。

是時，有一老婆羅門，其形醜惡人所惡見，從遠方來。王子見已，即命令坐，行水施果然後問訊：「汝何緣至此耶？將非厭家之過患乎？壯應在家極情五欲，今已衰老，死時將至，捨來修道甚是快事。是中閑靜無有家過，汝若樂此，我之所有甘果、冷水，常相供給不令有乏。」婆羅門言：「無欲想者應住於此，我今欲想猶未能滅，是故不能於此住也。大仙！汝且觀之，我身雖老頭，白齒落、行步戰掉、目視矇矓，舌乾、口燥不能語言，頭重難勝猶如太山，耳聽不了身體衰變，而有欲想猶如壯時。大仙！當知我年朽邁身力羸損，家貧空乏困於僕使，若欲滿我本所願者，幸可惠施二奴僕使。」

菩薩聞之，即作是念：「怪哉！今日若言無有，則非本誓；若言有者，今實空貧。」

婆羅門言：「君今遲疑，何所思慮？將慮我非婆羅門受持禁戒博學人耶！若有此慮我實是也。」

菩薩答言：「我本在家，多有僕使，金銀、珍寶、庫藏盈溢。當于爾時，見有乞者，終不言無，今在此止悉不持來，何處當得以相副稱，所以遲疑思是事耳。」

婆羅門言：「我今衰老氣力空竭，從遠方來乞求所須，汝從本來凡見乞者，曾不發言：『我無所有。』今日何故發如是言？大仙！若能憐愍給施二奴，我當還國；若不能者，我必此死。」

爾時，王子即作是念：「我今當作何等方便發遣此人？」爾時，二子近在不遠山中遨戲，復作是念：「我今當為一切眾生，作不空因緣。」即喚其子，子既至已，菩薩抱之，復作是念：「我今二子生長深宮，身體柔軟，未經寒苦，如何一旦違離父母，為他僮僕？」復作是念：「我今何緣計如是事，若不修行難行苦行，何緣得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當行之，願以此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捨此所愛二子，不求生天人中果報，轉輪聖王、帝釋梵四天王，願此功德悉與眾生成無上道。」爾時，菩薩手執二子，授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婆羅門！我此二子猶如我命，幼稚無智，未解人語，雖復似人未有所識，今持相與以為僕使，恐母來至，可速將去。」

爾時，二子迴捉父衣，而白父言：「父今何緣，持我兄弟與此惡婆羅門？我等從今永離父母，年既幼小未有所識，無覆、無護云何能活？我等何故受此苦惱？今墮他手命必不全，如犯王法則受刑罰，我等愚小未有所犯，何緣今日乃見是苦？假使實犯猶望恕放，況無所犯，而橫見枉？設父於我愛心已斷，但為人法復不應爾，老小可愍愚智有之，父今何為特見苦毒？假使為法而見捨者，喪失慈惻豈是法耶？我雖幼稚，亦曾聞說婆羅門法，若有擁護妻子因緣得生梵天。」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身心戰動即自呵責：「何緣乃爾？心汝不知耶！從昔已來，流轉生死一切眾生，何者非怨？何者非子？汝今闇蔽盲無見耶！何不繫念思惟分別？汝今直為彼將二子，便如是動耶！若死至時，當云何乎？」

爾時，菩薩呵責心已即得定住，語婆羅門：「汝速將去。」

是時，二子即白父言：「且聽！小住，須我母至，跪拜問訊辭去不晚。」菩薩答言：「汝等但去，吾與汝母當隨汝後。」

時，婆羅門將其二子速疾發引。是時，二子隨路還顧，迴視父面，悲號啼哭。菩薩爾時更復呵心：「汝今不應復更戰動，當觀受形老死熾然，子去未遠復立誓願，我今捨子實是難行，願此因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諸眾生一切繫縛。」

時，婆羅門發脚未遠，即作是念：「甚奇王子，世間希有，如言則行施我二子，所修善法具足成就。今此二子當於何賣？唯有還至本祖王國。」

時，婆羅門即將二子往詣王宮，是時祖王見其二孫，悲喜交集問婆羅門：「汝於何處得此二兒？」婆羅門言：「且聽！彼雪山中，大王之子名一切持，以此二子施我為奴。」

王聞是語，扼腕而言：「怪哉！我子愛法太過，乃至不惜所愛兒息；汝今還我，當與汝直。」婆羅門言：「敬如王命。」即受珍寶還歸其家。

時，菩薩妻在空林中，左目瞶動心驚不樂，所採雜華尋即萎枯，器中二果迸出墮地，二乳驚動汁自流出，有鳥在前連聲鳴叫，即作是念：「今此瑞應必定不祥，將非我夫命根斷耶？或是虎狼、師子、惡獸食噉我子？復非遨戲墮山死乎？」念是事已，便還所止，尋見菩薩近一石岸，在草敷上傾身而坐，即作是念：「我夫在此定無他慮。」便前白言：「二子今者為安隱不？」菩薩答言：「二子安隱。」妻復言曰：「我今耳中實聞安隱，但未見之猶懷憂感。」菩薩答言：「汝但小坐，自當見之。」妻便却坐，復重告言：「汝不知我本誓願耶！一切所有要當施人。汝朝出後，有婆羅門來從我乞，尋以二子而布施之。」妻聞是語，其心迷沒，舉身自撲悶絕躡地。爾時，菩薩以水灑之，水灑之後，還得醒悟，身體戰動，坐說偈言：

「怪哉為正法，而行於苦行，  
以子布施時，云何心不亂。  
君心非剛鐵，亦未永離愛，  
云何能以子，而用施於人。  
我子既稚小，端正無及者，  
面色如蓮華，目如優鉢羅；  
自食於水果，亦不相煩累，

如何無人情， 一旦以施他。  
此路多石沙， 荊棘惡刺等，  
彼人無慈慧， 當將至何處。  
君今不見耶！ 彼諸麀鹿等，  
猶來求推覓， 況君為其父。  
不見此山中， 一切諸樹木，  
以失我子故， 悉皆而啼哭；  
一切諸樹木， 悉無有心識，  
猶尚能如是， 況復有心者。」

爾時，其地有芭蕉樹，舉身戰動，妻尋語言：「汝夫亦以子息施人，無慈愍耶！何故如是，舉身戰動？」

爾時，其妻念子悲號，東西馳走不安其所。菩薩復言：「甚善，甚善！已得入山修行善法，云何令心受如是苦？空喪閑居修善妙理。怪哉王女！雖有深智精進勇猛，而不能解生死過患，父母、妻子、兄弟怨憎，誰能於中識其根原。見兒過去或為汝怨，彼若遭苦汝則歡喜，今為女子別便憂惱，設使死亡強將去者，復可於我起瞋恚耶！汝本不聞諸仙聖言：

「『若少壯老皆歸於死， 猶如果熟自然落地，  
汝本不觀一切生死， 猶如夢中邪見事耶！  
無常生死將諸眾生， 雖有父母誰能救之，  
譬如師子搏撮諸鹿， 彼雖有母亦不能救。  
是老病死常害眾生， 猶如果樹多人所摘，  
譬如坏器值天降雨， 悉皆爛壞無有遺餘。  
三界眾生亦復如是， 遇無常雨無得免者，  
今營此業明造彼事， 樂着不觀不覺死至。』

「如是二子，必定當捨，我今為法，而以施人；汝當歡喜，不應愁苦，我雖捨子，子必安樂，是故不應生大苦惱。」王子菩薩說是語已，其妻寂默更無所陳。

爾時，釋提桓因即作是念：「怪哉菩薩！無所愛惜。」即下化身為婆羅門，至菩薩所，而說偈言：

「大仙今當知， 名聞徹梵天，  
能行於大施， 愛樂於正法。  
今我所求索， 蓋亦不足言，  
唯願大正法， 滿我之所願。」

菩薩答言：「我今身命，悉為一切無所愛惜，況餘外物、錢財、珍寶，假使有者，實不愛也。我本在家，多有庫藏、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悉以給施諸婆羅門，無所置惜。但今現在空無所有，唯身與婦，若必須者，實復不愛。」

婆羅門言：「汝能爾者，便可以妻而見惠施。」

菩薩答言：「嫉妬惜心久以遠離。汝小聽，我為其說法。」菩薩報妻：「是婆羅門從我乞汝，汝意云何？」妻便答言：「隨意自在，我今屬君何得自從？」即捉妻手，授婆羅門。

時，婆羅門語菩薩言：「今此婦人顏貌端正，身體姝妙色像第一，道路嶮難多有寇賊，我今單獨去必不達，且還相寄莫復餘施。」

菩薩復言：「我今賴君破壞牢獄斷絕繫縛，汝今復欲還我牢獄繫縛我耶！」

婆羅門言：「若見憐愍，必令得者，願還受之，經須臾時。」菩薩憐愍故，少時還受，竟復何苦。婆羅門言：「我若失期不得還者，慎莫更以施與餘人，已是我有不得任意。」說是語已，即便還去。去此不遠，復更化作餘婆羅門，還菩薩所而作是言：「汝勝利益一切眾生，譬如果樹常出甘果，我於遠方久承風味，是故褻裳而來相造希滿所願。」

菩薩答言：「唯有一妻，先已施人，今唯有身，猶得自在，若須相給。」

婆羅門言：「不須汝身，唯須二目，能相給者，深抱至念。」

爾時，菩薩即作是念：「是婆羅門從我乞目，為作何等？」復作是念：「我何所計？是身猶如塚間死屍，以不堅牢，貿易堅牢，應當歡喜，何所思慮？」爾時，菩薩捉佉陀羅木而作誓言：「我今悉為一切眾生，棄捨二目，無所貪惜；我先捨婦持用施人，願此功德鍾及眾生，永斷貪欲；施子因緣，令離愛習；今施二目，悉令眾生得清淨法眼。」菩薩摩訶薩，作是願已，便以木錐向目欲挑。

時，婆羅門尋前捉手：「且莫挑出，目今屬我，更莫餘施。」

菩薩答言：「我今一身，云何一日連受二寄？先婆羅門已寄我婦，汝今寄眼，我當云何而得守護？」

時，婆羅門即復帝釋身，語菩薩言：「婦、目二物悉是我有，今相付囑，莫復餘施。」爾時，帝釋即飛而去，於虛空中雨四種華，空中聲出，宣告諸天：「汝等當知，此人增長菩提道樹，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其事如是，無所不捨。一切眾生若聞是事，應於菩薩悉生歡喜。」

#### 菩薩本緣經善吉王品第四

菩薩行施時， 定心究竟作，  
乃至魔波旬， 不能得斷絕。

我昔曾聞：

過去有王，名曰善吉；為欲成於菩提之道，常行利益修集正法，於諸眾生，無刀杖想。面目端正，世中少雙，言常含笑，無有羸獷，

供養父母，尊重師長，恭敬沙門，出家道士。自行十善，亦勸人行，常行布施，無有斷絕。若有貧窮、困悴之人，身體羸瘦衣裳不障，菩薩見已即生憐愍，舉身戰動，猶被毒箭，心竊念言：「是諸眾生，慳惜因緣癡人不識，雖受人形，形相具足，以無福故，常從他乞。皆由先世不肯布施，以慳嫉妬而自覆蔽；現世報熟而受是苦；猶如田夫愚癡無智，遠至妻家道路飢渴，既入其舍，復值無人，即盜粳米滿口而噉，未咽之頃，家人即至，是人慚愧復不得咽，惜不吐棄。家人見已，即問之言：『君患何等乃如是乎？』是人聞已，默然無言。爾時，妻家眷屬大小，即將良醫而為診之，見其口頰堅如木石，更無餘計，即以刀割是人二頰。既破之後，亦無膿污，但見生米滿其口中，是人以是覆藏盜事，得見現報。猶如女人覆藏懷妊，臨產之日受大苦惱，發聲大喚，乃令一切悉共知之。人亦如是，覆藏諸罪報熟之時，苦惱所逼現露於世，或坐慳惜嫉妬居心而受此苦。我今杜塞一切諸路，不令慳妬而來入心，我今當集一切所施，安止眾生於布施中。」時，善吉王思是事已，常行布施，無有休息，當其施時，心喜無量。

當是時也，魔王波旬，愁憂不樂，而作是言：「怪哉！善吉！云何一旦為我怨對，而欲捐虛我之境界？我有大力能伏諸仙，飲水食果行諸苦行，善能成辦諸呪術者。我射華箭乃至一發，令持戒者悉皆破壞，譬如風吹驅折大樹；我今波旬雖射三發，恐不能令善吉菩薩身心傾動。何以故？外道諸仙無有智慧慈悲之心，不求利他正為自樂，是故被箭尋即退散。善吉菩薩有大智慧，慈悲心厚不求自樂常為一切，我今雖射乃至三發，猶恐不能令其退散。何以故？是人必定為諸眾生求無上道，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及其未成，我於中間或可留難令悉破壞。譬如有人始遇患苦，或有醫師少給湯藥，則可令差。亦如小樹，初生之時以爪能斷，及其長大，雖有百斧伐之猶難；曼此菩薩，未成無上正真之道，當速壞之。」

時，善吉王多行布施，疲極獨處靜坐而息。爾時，波旬在上空中，身出光明燿絕日月，而說是語：「善吉大王！善哉，善哉！汝今真能推求正法，愛念眾生，猶如慈母愛念其子。善男子！汝欲增長一切善法，而反熾然一切惡法，猶如有人欲食甘露而食毒藥、欲求安樂而反入賊、欲安隱身反服非藥、欲除斷渴反飲鹹水、欲斷姪欲反樂眾女。善男子！汝不知耶！有諸檀越以施因緣皆墮地獄，是故我今憐愍汝故，種種分別汝當受持。從今以往當斷施想，生慳惜心。」

爾時，波旬即化作地獄滿中罪人，以示善吉，復作是言：「如是人等，皆由先世好行布施貪求正法，是故今日悉墮是中受大苦惱。大王當知，是中罪人，唯以刀斧共相斫截，支節段段悉墮在地，而命猶存不肯死也；以熱銅鑠周匝纏身，舉身烟出命亦不盡；雖以千釘，釘霍其身，猶張牛皮亦復不死；東西馳走，常遇熾火，冷熱諸風，逼切其身；或有惡風，吹散其體、或被椎打，令如塵末，飢吞鐵丸，渴飲洋銅、或入刀林攀緣劍樹、或在大鑊隨湯上下，糜爛猶如熟豆。是諸眾生，雖受如是種種苦惱，然其命根亦不肯盡。大王當知，我今從王無所求欲，亦復不求供養之具，以王修行邪僻之道，是故我今為說正道。」

時，善吉王見地獄中如是眾生，即生悲心，而作是念：「如是眾生，流轉生死，無有出期，已受無量種種苦惱，今復於此地獄受苦可愍可傷。何時當得斷諸苦惱令無有餘？如是眾生先行惡法，今受苦報，自作自受，實非我苦。我今定知是諸無量受苦眾生，皆由先世身、口、意業多作不善，故令今日墮是罪中，定不緣施而受苦也。」時，善吉王以慈悲心向波旬，而作是言：「善哉！大士！汝真慈悲，有憐愍心，善說道非道相，若使施者受如是苦，諸受施者復在何處？」

波旬答言：「善哉！菩薩！汝有深智，能問是義。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時魔波旬，以己神力，即時化作諸天色像，以天瓔珞、寶鬘、華香莊嚴其身；無量伎樂，以為娛樂，諸天婁女侍使左右；種種諸樹常出甘果，華樹、瓔珞、衣服、飲食等樹列羅在前；無量眾鳥相和而鳴，其聲和雅甚可愛樂；處處多有流泉浴池，金色蓮華彌布水上；無老病死苦痛音聲，身處七寶微妙宮殿。」魔化是已，即示菩薩：「善男子！諸受施者，悉皆如是，受無量上樂，是故汝今應捨施心，從是以後可得受是微妙果報。」

爾時，善吉即作是念：「如是之言，顛倒虛妄，無有義理。所以者何？我未曾見呵梨勒樹能生甘蔗？廁糞之中出淨蓮華？純真妙金變為銅鐵？信心檀越受地獄苦？如是之言多所虧損，此言顛倒定是魔語。」即作是言：「善哉，善哉！善能分別如是功德，汝則已為攝取於我。」復語魔言：「汝今當知，如蝗蟲翅，所有風力不能吹動須彌山王，以汝風力欲令我動，亦復如是。如先所說，言諸施主以施因緣，墮於地獄，諸受施人，生天上者正合我願。願我從今獨為施主，常墮地獄，令諸眾生，悉為受者生於天上。一身受苦，令多受樂，豈非菩薩本誓願耶！我今定知汝是波旬，汝亦不能當與我戰，我從昔來常集施心，汝今云何卒令我捨？」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檀波羅蜜，乃至天魔不能留難。◎

◎

### 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

菩薩摩訶薩， 行無上道時，  
為諸眾生故， 乃至捨頭目。

我昔曾聞：



是迦尸國，過去有王，名曰月光；修菩提道，為求法利，常呵諸欲。其王形體端嚴姝好，才智過人，天下少雙，質直不諂，所言柔軟，至誠無欺，遠離瞋恚，同心歡樂。恭敬沙門、諸婆羅門，慈仁孝順供養父母，隣國諸王承服德敬，而重伏之遙揖為友，名德流布遍於諸方，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擁護國土所有人民，猶如慈母愛其赤子，復於後時竊生此念：「我當云何令諸眾生心歡喜耶？」即命大臣而作是言：「卿等今可莊嚴此城，懸諸華蓋、豎寶幢幡，掃灑燒香以華散地，無令人民而有憂苦；悉以寶瓔、珞瓔珞其身，衣服被飾極令鮮明。」諸臣跪諾敬奉王命，即出宣告舉城人民：「卿等各各莊嚴城郭，所有里巷極使清淨，令如三十三天宮殿。」

時，月光王乘一大象出於宮殿，即命一臣：「卿持我聲告諸人民：『我今莊嚴如此城郭，非為貪欲、貢高、憍慢、畏怖他怨以禦寇敵，亦不求作轉輪聖王；我今所以莊嚴此城，唯欲令諸一切眾生受無量樂，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卿等今日宜應於我，起父母兄弟想善知識想；若入我宮，當如己舍，所須之物隨意自取；我今大施莫自疑難，取物之後當行善法；供身之餘，復當轉施諸人，若欲須我身命，亦不愛也，唯願一切皆受安樂。」時，月光王說是言已，宮中所有微妙寶物，使人負出隨意布施，視諸人民猶如父母兄弟赤子，顏色和悅猶如秋月。一切人民瞻戴是王，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善心視王日如青蓮。

當于爾時，國中人民無有持刀杖者，悉皆隨王奉行十善，猶如牛王諸牛隨從，亦如眾星隨逐於月；譬如眾商隨商主後，亦如眾兵隨逐主將；譬如蒲桃其子甘故生果亦甘；如旃檀樹根華俱香。是月光王令諸人民等行十善，亦復如是。當是時也，其國乃至無有一人瞋嫉、憍慢、貢高、剛強、盜人財物、姦犯他妻、兩舌惡口、貪恚邪見。是月光王雖非聖帝，而其人民悉行十善，是時人民雖無草衣、果蔬之食，而其體貌與仙無異，皆貪深山空閑之處，以愛王故不能

捨離。時王如是行善法已，有諸沙門婆羅門等，稱傳其德遍滿諸方。

爾時，有一老婆羅門，捨家愛欲，居在雪山；長髮鬚爪為梵行相，結草障身水果禦飢。聞有人言，有月光王者好施無慳。聞是語已，因往本習，即生惡念。猶如猛火投之膏油，膏油既至，倍復熾然；亦如毒藥投生血中其力則盛，譬如渴人飲於鹹水，如秋增熱春多涕唾。是婆羅門住深山中，聞王功德增益瞋恚，亦復如是；猶師子睡聞麋鹿聲，是婆羅門增長瞋恚，亦復如是。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皆悉愚癡，無有智慧，而為是王之所誑惑。我今當往，求索一物，審知是王能捨離不？」復作是念：「但不有人從乞身命，若有索者必當退轉。」作是念已，即出深山，棄捨淨法，瞋恚增長，口如赤銅，銜脣切齒，揮擢角張。譬如惡龍放雹殺穀、如金剛杵摧破大山、如阿修羅王遮捉日月、猶如暴雨漂沒村落、猛盛大火焚燒乾草。是婆羅門，亦復如是，持是惡心，往迦尸城月光王所。示現如是本習惡相，身體戰動，口言謾吃，行不直路。手捲撩捩，眉鬚迅麗，頭髮刺豎，覆手五指如五龍頭，心中毒盛猶如惡蛇，瞋氣焮鬱煙炎俱起，詐言：「大王！我在雪山，遙聞王名歡喜踊躍無量。我觀諸王無如汝比，而此土地功德難量，復得值遇如是法王。大王今日為利益他，應當自捨所有身命，修正法者臥悟常安，我今欲請大王一事。」

王即答言：「大婆羅門不須多語，請勅所作，隨其所須悉當奉施，若象馬、車牛、金銀、琉璃、衣服、珍寶、奴婢使人悉當給與。婆羅門！汝今當知，是諸眾生三毒所惱，流轉生死無有脫期，老病死法常害眾生，唯我一人能獨出離，但為眾生故久住世耳，隨汝所愛，悉當與之。」

婆羅門言：「王若能爾，先當定心莫令傾動。」

王即答言：「我從昔來，常立誓願，心難得動，我為眾生發菩提心，尚捨身命況餘外物。汝今當知，家有錢財不能施者，當知是人則為守奴，猶如毒樹雖生華實無人受用，井深繩短水無由得，有財不施亦復如是；若見乞者面目顰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

婆羅門言：「善哉！大王！構之虛言，復何所益，若能爾者，以頭見施。」

時諸大臣聞是語已，語婆羅門言：「怪哉大賊！從何處來？以此人口宣無義言。」即以土石競共打毘，復共唱言：「如此人者非婆羅門，何處當有衣草，鹿皮，長髮，節食，宣說如是棘刺之言。身體被服猶如仙聖，口所發言劇旃陀羅，身行口言不相副稱，當知必定非婆羅門，乃是羅刹弊惡鬼神。咄哉惡人！汝今來此，欲乾我等正法河耶？如金翅鳥欲食法龍斷法雨乎？汝如惡風吹滅法炬，是大惡象欲拔法樹，成死惡人無有道理。口發言時，舌何不縮？如何大地能載汝形？日光赫炎不焦汝身，云何彼河不漂汝去？」

時婆羅門語諸大臣：「汝等癡人何故見呵！譬如惡狗吠彼乞者，汝今疑我非婆羅門從遠求耶！非是博學出家人乎？汝等愚惡亦不能知諸婆羅門所有威力，汝不知耶？日月虧盈大海鹹苦，闍菟神仙吞飲恒河，十二年中斷絕不流。自在天王面上三日，瞿曇仙人於釋身上化千女根，婆私吒仙變帝釋身為羝羊形，毗仇大仙食須彌山如食乳糜，如此之事盡是我等婆羅門力。我今來此，亦不為卿空言綺飾，誰當不能君王自言能一切施，我今從乞有何可責？」

時，月光王即語諸臣：「卿等今者不應見遮，我今當令此婆羅門所願滿足。汝當觀察，我今治國無有貪婬、瞋恚、愚癡，所得果報今已成就，捨身時到如蛇脫皮。汝等當知，我今以此不堅之身易彼堅身、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不堅之命貿易堅命。如我先時常為汝說大人之法、今正是時；亦常勸汝向於正法，閉塞諸惡開諸善門，於菩

提中種諸善根，薄諸煩惱漸解家繫，如我所得，如是功德，汝亦當得。是故我今放捨身命，汝當歡喜不應憂苦，若我貪身不能為者，猶當苦言慰喻令作。況我今日能自開割，而汝反更遮固不聽，譬如有人以草易毳服毒愈病。我亦如是，捨不堅牢身得堅牢身。」

時諸大臣，復作是言：「王今不應計是事得堅牢身。」時諸大臣，復作是言：「王今不應計是事也。所以者何？大王乃是臣等所依，王今此身一切共有，共有之法何得獨為一婆羅門而欲放捨？捨此身已，財施之事云何能辦？若不能辦，受苦者眾。王身雖一天下共之，云何今日獨欲自在？譬如多人共一妙寶，有人獨用豈得自在？王身今者，亦復如是。」

爾時，大王和顏悅色向諸大臣復作是言：「汝等先當起慈愍心觀婆羅門，然後我當捨頭施之。」爾時，大王告婆羅門：「汝小遠去，聽我慰喻諸臣民已，當相發遣。」時婆羅門即便小却。

爾時，大王告諸臣言：「汝不知我本日所願常欲利益諸眾生耶！我已為汝所作成辦，復當滿此婆羅門願。此婆羅門曾於往昔與我有怨，餘報未畢常以繫心，更無餘緣可以償之，要當捨頭而令永畢。自我受身常行正法，今為此人亦行正法。卿等速去。」喚婆羅門令還本處，作如是言：「汝無巧智不知時宜，於大眾中求索我頭，何故不於僻靜之處而求索耶？我今為汝諫喻諸臣，令汝安隱得全性命；設不諫者汝之身命何得全濟？汝小遠去至彼靜處，須我發遣諸大臣已，我當就汝斷頭相施。」時，婆羅門聞王語已，即便遠去。

爾時，大王遣諸臣已，即便至彼語婆羅門言：「汝今若為我怨所遣索我頭者，我亦於汝無讎嫌心。若自來索有何因緣？汝婆羅門應起慈心，設起慈心即當生天，怨心如火汝當速滅，瞋恚在心不見法義，修忍之人除去瞋恚，瞋恚污心形不端正，猶如雲霧障蔽淨月。出家之人所應不生，生瞋恚者不得端正，猶如飲酒嗔氣臭穢。」

婆羅門言：「汝今所說雖為妙善，而我羸獷何能信受？但施我頭無更餘言。我今聞汝所說雖善，聞已倍更增益瞋恚，猶如膏油投之猛火。」

時，王答言：「我從生來未曾勸人而為惡事，今此身者隨汝自斫，是身可惡猶如糞坑實不愛之，但憐愍汝墮地獄耳。」

婆羅門言：「言地獄者為在何處？」

爾時，大王即起悲心，而作是言：「怪哉眾生！咄哉世間！乃無一人修行善法為己利者。我雖種種勸諫是人，而其本心猶樂行惡，譬如蒼蠅在蜜器中，有人拔出心猶樂著，以樂著故乃至喪命，是婆羅門亦復如是。」

時，婆羅門持一利刀，以鹿皮覆即便出之，捉王頭髮繫之樹上，以瞋恚心欲斬王頭。刀誤不及，斫斷樹枝；時婆羅門謂已斫，竟即生歡喜，以是菩薩及諸天神威德力故，乃至不見其王身首。

爾時，樹神語婆羅門言：「何處當有婆羅門人，受畜利刀殺害人命，汝手云何不墮於地？地何不裂陷汝身耶？云何於此清淨人邊生是惡心？汝身所以不陷地者，賴是菩薩擁護汝故。」

時，婆羅門謂得真實斷菩薩頭，怨心得解即便還去，王亦還宮身安無損。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能作如是，無所不捨。

◎菩薩本緣經卷中

◎

### 兔品第六

菩薩摩訶薩， 若墮於畜生，  
所行諸善法， 外道不能及。

如我曾聞：

菩薩往昔，曾為兔身，以其先世餘業因緣，雖受兔身，善於人語，言常至誠無有虛誑；智慧成就遠離瞋恚，於人天中最为第一；慈悲熏心，調和軟善，悉能消滅諸魔因緣；言行相副，真實無諂，殺害之心永無復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與無量兔而為上首，常為諸兔，而說是言：「汝等不知墮惡道耶！是身可患。夫惡道者，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如是等名為惡道，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墮惡道因緣，所謂十惡。

「我於往昔，曾聞諸仙分別開示，心亦思惟，今當為汝略解說之。四法根本多諸過患，所謂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因貪欲心行十惡者，墮於餓鬼；因瞋恚心行十惡者，墮於畜生；因愚癡心行十惡者，墮於地獄；因憍慢心行十惡者，墮阿修羅，因此四法所往之處，常受苦惱。

「汝等當觀地獄中有猛火熾然、利刀剝割，常為狗犬之所噉食，鐵[口\*(佳/乃)]諸鳥挑啄其目，灰河壞身猶如微塵，復為諸椎之所打碎，利斧刀劍截其手足，寒冷惡風吹襲其身。二山相拍身處其中。

汝等當知，設我盡壽至百千世，解說如是地獄眾生不能得盡，如是地獄有種種苦。

「汝今復當聽餓鬼中種種諸苦，所謂飢渴所逼，身體乾枯，於無量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乃至穢糞，求不能得，頭髮長利，纏繞其身，故令身中支節火然，遙望見水至則火坑，飢渴所逼往趣糞穢，復有惡鬼神持刀杖固遮，今說此事，倍令我心驚畏怖懼。

「阿修羅者，雖受五欲與天無別，憍慢自高無謙下心，遠善知識不信三寶，亦復不為善友所護，於世間中起顛倒想，雖見諸佛心無敬信，於上諸天常生惡心，繫念伺求諸天過失。汝等當知憍慢之結，多諸過咎無所利益。所以眾生不成道果，無不由此憍慢熾盛，自是非彼譏刺呵責，世間眾生以憍慢故，增長邪見，邪見因緣誹謗三寶。謗三寶故受阿修羅，阿修羅中所受眾苦，若為故欲盡說不可得盡。

「以愚癡因緣墮畜生中多受眾苦，受種種形、食種種食、種種語言行住不同。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水陸空行，牛、羊、駝、驢、豬、豚、雞、狗、飛鳥、走獸，如是等輩，常為愚癡之所覆蔽。常處盲冥無有智慧，各各相於起殺害想，互相怖畏猶如怨賊，常為獵師屠脍所殺，復為師子、虎狼、豺犬無量惡獸之所**齧**食。常墮坑、坎、罟、索羅網，生則負重，死則**剝**剝，駕犁挽車鐵鉤鉤斲，鞅**絆**拘執。常苦飢渴，口乾舌燥，雖有所須口不能宣。稚小孤迸，遠離父母，水草無量，常不充足，畜生惡報，世間現見，是故我今略為汝等而解說之。

「如我先業惡因緣故，受是兔身，唯食水草恒多怖畏，是故汝等應修善法，善法因緣生天人中，雖人道中有諸苦惱劇於諸天，猶當發願，願生人中。譬如官法為犯罪者造作土窖，凡有三重：重罪之人置在最下；中罪之人置之中間；罪極輕者置于上重。行惡業者，亦

復如是，極重惡者墮于地獄，中品惡者受畜生身，最下品者生餓鬼中。遠離如是三品惡已，得生人中，生人中已，行善不善；行上善者，入於涅槃如已舍宅。」是時，兔王常為諸兔宣說如是善妙之言。

爾時，有一婆羅門種，厭世出家修學仙法，不惱眾生離欲去愛；和顏而言身無羸瘠，飲水食果及諸根藥；少欲知足修寂靜行，長養髮爪為梵行相。是時，仙人忽於一時遙聞兔王為兔說法，聞已心悔，而作是言：「我今雖得生於人中，愚癡無智不如是兔，生在兔中曉了善法。譬如日光障蔽月光，我亦如是。雖生人中為彼畜生之所障蔽，彼雖畜生或是正法之將、或是梵王大自在天，我今聞彼所說之法，心調柔和，譬如人熱入清冷水。怪哉師子！多行惡業，受是獸身，云何復當殺如是兔？如是兔者，乃是純善，形雖如是乃能修行仙聖之法，雖生畜生，而能宣說善惡之相。我從本來無可諮稟尊敬之處，今得遇之甚善無量。」

是時仙人，即起合掌，往至兔所。至兔所，已却坐一面，合掌向兔，而作是言：「汝是正法之身，將不受兔身，所有必定純善之法，唯願為我具足說之。我所修學長養鬚髮、草衣、食果今實厭之，譬如鑽冰求酥是實難得，我亦如是。終身長髮、草衣、食果，雖修苦行正法難得。我今雖得生於人中，受人形體，遠善知識，修行惡法，如七葉華正可遠瞻不中親近，我亦如是。修行惡法，有智之人，視之遠去終不親近，汝真梵王假受兔身。」

兔時答言：「大婆羅門！若我所言悅可汝心甚不愛也。所以者何？我久已離慳吝之結。往昔發心，便當涅槃，但為眾生故，久住生死。」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歡喜：「汝是大士，能為眾生久處是中。」即便隨逐經歷多年，飲水噉果與兔無別。是時，世人多行惡



法，以是因緣，今天炎旱，草木華果枯乾不出，海池井泉諸水焦涸，其地所有林木蓬茹蒿草，土地人民收拾去盡。

時，婆羅門飢窮困苦，和顏向兔而作是言：「我今欲去，願不見責。」

兔聞是已，即生念言：「今此大仙不樂此處，故欲相捨。」即前問言：「此處何過，有何相犯？大仙當觀身服如是葛草之衣，令心愁惱非所宜也，如婆羅門入姪女舍，甚非家法也。」

婆羅門言：「汝之所說實入我心，是處清淨實無過患，諸兔自修亦不相犯。但我薄祐困乏飲食，是故俛仰欲相捨去。汝今當觀一切眾生，無不因食以活此身，汝之所說善妙法要，今雖遠離，要當終身佩之心府不令忘失。汝復當知我心無慈，為穢食故，而相捨離。」

時兔答言：「汝所為者，蓋是小事，云何乃欲相捨離去？」

婆羅門言：「我空飲水，已經多日，恐命不全，是故置宜欲相捨離。」

兔聞是已，念言：「善哉！是婆羅門，乃能為法飲水多日。」即便說言：「汝若去者，我則更無如是福田，唯願仁者明受我請。雖知菩薩，於福田中心無分別，然施極苦飢渴眾生其福最大；雖知二日是常所護，然當先救苦痛之處。汝今是我親善知識，是我所尊有大功德，是故我今欲設微供。汝今當知，人有四種，施亦有四：所謂下者、下中下者、智者、智中智者。云何下者？施時發心求於諸有；下中下者：以畏怖故行於布施；智者：有恭敬心而行布施；智中智者：有大悲心而行布施。我今於是四施之中趣行一施，唯願明且必受我請。」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此兔今日為何所見？見死鹿耶？或死兔乎？」心即歡喜然火誦呪。

是兔其夜多集乾薪，告諸兔言：「汝等當知，是婆羅門，今欲捨我遠去他家，我甚愁惱身體戰慄。世法如是無常別離，虛誑不實猶如幻化，合會有離猶如秋雨，有為之法有如是等無量過患，諸行如夢熱時之炎，眾生命盡無可還者。汝等今者，知世法如是而不能離，是故汝等要當精勤壞三有乎！」爾時，兔王竟夜不眠，為諸兔眾說法如是。夜既終已，清旦地了於薪聚邊即便吹火，火然之後，語婆羅門言：「我昨請汝欲設微供，今已具辦，願必食之。何以故？智人集財欲以布施，受者憐愍要必受用；若有凡人多畜財寶以施於人，此不為難。我今貧窮施乃為難，唯願哀矜必定受之；我今深心清淨啟請，唯願仁者必受不疑。」說是語已，復自慰喻：「我今為他受安樂故，自捨己身，無所貪惜大如毫釐。如是福報，願諸眾生證無上智。」自慰喻已，投身火坑。

時，婆羅門見是事已，心驚毛豎，即於火上而挽出之。無常之命，即便斷滅，諦觀心悶抱置膝上，對之嗚唼並作是言：「愛法之士、慈愍大仙、調御船師！為利眾生，捨身壽命，今何所至？我今敬禮為歸依主。我處此山長髮重擔，雖經多年無所利益；我願從今常相頂戴，願汝功德具足成就；令我來世常為弟子。」說是語已，還持兔身，置之於地，頭面作禮，復還抱捉猶如赤子，即共死兔俱投火坑。

爾時，釋天知是事已，大設供養收骨起塔。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尸波羅蜜，不誑於世。◎

◎

菩薩本緣經鹿品第七

菩薩摩訶薩， 行大波羅蜜，  
乃至上怨中， 終不生惡心。

我昔曾聞：

菩薩往世墮在畜生，而為鹿身；兩脇金色脊似琉璃，餘身雜廁種別難名。蹄如車璩，角如金精，其身莊嚴如七寶藏。常行利益一切眾生，所有善法具足成就；身色光炎如日初出，諸天敬重為立名字號——金色鹿。為無量鹿而作將導，而是鹿王多行慈悲，精進智慧具足無減，有大勇猛，善知人語，為調眾生示受鹿身。

爾時，鹿王遊於雪山，其山多有叢林、華果、流泉、浴池，若諸禽獸共相憎惡，生賊害心，以是菩薩威德力故，悉滅無餘。在空寂處常教諸鹿，遠離諸惡修行善法，告諸鹿言：「汝等當聽！諸行之中，當觀小惡猶如毒食，如是小惡，不當受之。當觀小善，為親友想，常應親近，精勤受持。汝等諸鹿以身、口、意行諸惡故，墮畜生中不能修行所有善法，愚癡覆故受是畜身，經無量世難得解脫生死之中。欲受樂者，要因正法而為根本，夫正法者，能護眾生不墮惡趣。為度煩惱苦海之人而作橋梁，如人處嶮要因机杖，亦如執炬覩見諸器。行正法者亦復如是，夫正法者最可親近不可破壞，能示眾生無上大道。是能為受樂者，聞是法已能令喜心，心心不斷行是法者心無所畏，是法能除一切諸惡。譬如良藥療治眾病，以是因緣常應憶念不令忘失，若忘失者此生空過，一切世間皆悉虛誑。唯有布施、忍辱、慚愧、智慧之法乃是真實，若能修行如是等法，是則名為具足正法。」為諸鳥獸常說是法，令諸聽者心離婬欲。當是時也，猶如賢聖遠離諸惡不加侵害。

復於後時，與諸群鹿遊止一河，其水廣大深無涯底，暴漲急疾多所漂沒，壞諸山岸吹拔大樹，一切鳥獸無敢近者。時有一人為水所漂，恐怖惶惶莫知所至，身力轉微餘命無幾，舉聲大喚：「天神、

地祇，誰有慈悲能見救濟？苦哉！我今與室家別，今日困悴，誰可歸依？我昔曾聞，世有一鹿，修學仙法有大慈悲，唯是當能深見濟拔。」

是時，鹿王在群鹿前聞如是聲，即便驚視誰受苦厄，發如是言：

「我聞是已，其心苦惱，如彼受苦等無差別。」尋告諸鹿：「汝當隨意各自散去，吾欲觀覓平整之處，自恣飲水以充渴乏。」諸鹿聞已，尋即四散。鹿王即便尋聲求之，見有一人為水所漂，復為木石之所櫟觸多受苦惱。鹿王見已，即作是念：「水急駛疾，假使大魚亦不能度，我今身小力亦微末，竟知當能度是人不？寧令我身與彼俱死，實不忍見彼獨受苦。」復作是念：「若使是人在於陸地為象所困，可得為作方便救護，今在此水漂疾急速，我當云何而得救拔？我設入水不能濟者，一切聞知當見嗤笑，自知不能何故入水？我今雖有慈悲之心，身力微末恐不能辦。我今要當倍加精進以不休息而往救之。」即作是言：「汝今不應生怖畏心，我今入水猶如草木，假使身滅要當相救。」

是時，鹿王踊身投河至彼人所，即命溺人令坐其背。溺人即坐安隱無慮，猶如有人安坐榻席，其河多有木石之屬，互相櫟觸身痛無賴。是時，鹿王擔負溺人至死不放，劣乃得出至于彼岸。溺人爾時即得救拔，安隱出已，即語鹿王：「我之父母所長養身，為已滅沒，今之身命實是汝有。汝雖鹿王，身命相屬，所可勅使唯垂告語。」爾時，鹿王告其人言：「汝今且聽，我於汝所不求功果，亦無有心生貢高想，我今不惜如是身命，但欲為他而作利益。汝今當知，我受獸身常處林野，自在隨意求覓水草，雖不侵犯居民邑落。然是我罪多諸怨憎，兼復怖畏師子、虎狼、諸惡走獸射獵之徒，無所歸依無守護者。我雖鹿身雜色微妙，一切世間悉無見者，以相救濟唯汝見之，昔我立誓，若見苦厄要令度脫，人雖有力見苦不救，當知是人為無果報，如不種子不收果實。若念我者，當善攝口，知

恩念恩賢聖所讚；不知恩者現世惡名流布於外，復為智者之所呵責，將來之世多受惡報。知恩之人二世安隱，非施因緣而得自在，不修多聞具大智慧，雖無水浴清淨無垢，離諸香熏得無上香，離諸瓔珞得真莊嚴，遠離所依而得自護，雖無刀杖人無侵者。汝當知之，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說不可盡，不知恩者所得過患亦復無量，是故汝今應善護口。」

爾時，溺人聞是語已，悲喜交集涕淚橫流，即禮鹿足，而作是言：「汝常說法示諸眾生涅槃正道，汝如良醫除斷眾生心熱病苦，汝是世間第一慈父，是尊是導實貪隨侍，朝夕稟受不欲遠離經一念頃，必當為惡無所堪任。我今設去雖有形體當相遠離，而心未敢生捨離想也。」說是語已，尋便即路。鹿王望之，遠不見已，即還本處眾鹿之中。

是時，溺人既還家已，忘恩背義，破滅法炬自然其心，破伐法樹乃殖毒林，心為惡器盛眾怨毒，為現世利即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臣近入山見有一鹿，身色微妙如七寶貫，在眾鹿中而為上首。猶如滿月處眾星中，其皮雜色任覆御乘，臣知此鹿遊住之處。」

時王聞已，心驚喜曰：「卿示吾處吾自往取。」溺人白王：「敬奉所勅。」王即嚴駕令在前導，千乘萬騎隨後而往。

是時，鹿王在眾鹿中疲極而眠。爾時虛空多有眾鳥，見王軍馬各相謂言：「是王必為金色鹿來。」時有一鳥即至鹿所啄鹿王耳，鹿王驚悟，心即念言：「此鳥何緣來見覺之，從昔已來眾鳥等類，顧復圍遶無敢近者，今日何故觸犯我身。」鹿即起立，遙望王軍，四方雲集已來近至，復作是念：「如是眾鳥，實無過咎，譬如有人所尊陷墜，以手牽拽豈是過耶！」復作是念：「是諸眾生無慈悲心，世間所有師子、虎狼常是我怨，聞我說法怨心即息。是人無理，得生

人中忘恩背義，反於我所而生毒害，如妙香華置之死屍，即時可惡人不喜見。是人亦爾，為得現世少許樂分，捨離將來無量樂報。」

爾時，鹿王即向諸鹿，而作是言：「汝等莫愁，王今所以來至此者，正為我身不為汝也。我今雖能逃避遠去，亦能壞碎彼之軍眾，要當畢命自往王所，若我如是，汝等便當東西波迸乃至喪命。是故我今為汝等故，當往王所，但隨我後莫生恐怖，當令汝等安隱無患。汝等當知，我若發心欲入涅槃即能得之，所以不取，正為汝等。我至王所設使喪命，但令汝等安隱全濟，吾無所恨。」作是語已，即至王所，溺人見已尋示王言：「所言鹿王此即是也。」作是言已，兩手落地。

時王見已，即便下馬，心驚毛豎，而作是言：「汝手云何斷落如是？」即捨刀杖獨往鹿所。鹿見王時心中愁惱，王作是念：「彼雖獸身非實鹿也，即是正法勇出之王。」

爾時，鹿王即白王言：「大王何緣放捨刀杖，身體流汗狀似恐怖；若使於我生恐怖者，我是修慈終不相害，如月生火無有是處。」

時王聞已，心得安隱，即向鹿王，而作是言：「是人何緣兩手落地？然如向言能施我等無所怖畏。云何是人直示汝身得如是報？汝向自言能施眾生無所畏怖。云何乃令是人如是？若言不施，一切世間即當火然。」

是時，鹿王復白王言：「譬如有人犯官重罪，觸惱無諍清淨比丘，如是之人得大重罪，不知恩者，亦復如是得大重罪。王今當知，是人自作，自受其報，非我因緣。」

王即問言：「唯願廣說，我樂聞之。」鹿王答曰：「願王問彼，不須我說。」

王即問人：「卿今何故二手落地？」是時溺人，即為其王廣說本緣，王既聞已：「卿作是事已，云何當得不受報也？若有困厄依怙他人，乃至一念尚應報恩，況復多時受斯重恩，而不能報反生賊害，豈當不受如是報也。如人熱時止息涼樹，是人乃至不應侵損是樹一葉，受恩不忘亦復如是。」

爾時，國王復向鹿王，長跪叉手而作是言：「我從今日常相歸依。」

鹿王答曰：「審能爾者，敬受來意。」

王復言曰：「汝今受我，願求何等。」

鹿王答曰：「若能於我生尊相者，今當諦聽！我是獸身，唯賴水草以自存活，餘無所求。大王當知，是人昔為水所漂困，無救護者餘命無幾，我於爾時猶能救之；王今若有慈悲之心，當視是人如赤子想。若視是人即視於我，是人愚癡無知可愍，命終之後必墮地獄，經無量歲備受眾苦，是故應當於是人所生慈愍心。大王！譬如有人，多諸子息愛無偏黨，然於病者心則偏重；菩薩亦爾，於惡眾生偏生悲愛，以是眾生懷惡法故。是故菩薩為諸眾生發菩提心。」

爾時，大王復更斂容，而作是言：「汝今真是調御大師，護持正法、救濟危厄、歸依之處，能除眾生一切畏者。是諸眾生多行惡法身應陷地，所以不沒，諒由大士護持故也。從今以往，施諸鹿群無所畏樂，我今終身願為弟子，若汝來世成無上道，願先濟度。」於是國王說是語已，即告群臣：「舉國人民自今為始，不得遊獵殺害為業。」

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雖受獸身於諸怨憎，乃至不生一念惡心。

## 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

菩薩摩訶薩， 處瞋猶持戒，  
況生於人中， 而當不堅持。

如我曾聞：

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受三毒身：所謂氣毒、見毒、觸毒。其身雜色如七寶聚，光明自照不假日月，才貌長大氣如鞞風；其日照朗如雙日出，常為無量諸龍所遶，自化其身而為人像，與諸龍女共相娛樂。住毘陀山幽邃之處，多諸林木華果茂盛甚可愛樂，有諸池水八味具足，常在其中遊止受樂，經歷無量百千萬歲。

時，金翅鳥為飲食故，乘空束身飛來欲取。當其來時，諸山碎壞，泉池枯涸。爾時，諸龍及諸龍女，見聞是事，心大恐怖，所服瓔珞、華香、服飾，尋悉解落裂在其地。諸龍夫人恐怖墮淚，而作是言：「今此大怨，已來逼身，其[此/束]金剛多所破壞，當如之何？」龍便答曰：「卿依我後。」時，諸婦女尋即相與，來依附龍，龍復念言：「今此婦女各生恐怖，我若不能作擁護者，何用如是殊大之身？我今此身為諸龍王，若不能護何用王為？行正法者悉捨身命以擁護他，是金翅鳥之王有大威德。其力難堪除我一身餘無能禦，我今要當捨其身命以救諸龍。」

爾時，龍王語金翅鳥：「汝金翅鳥，小復留神聽我所說。汝於我所常生怨害，然我於汝都無惡心，我以宿業受是大身稟得三毒，雖有是力未曾於他而生惡心。我今自忖審其氣力，足能與汝共相抗禦，亦能遠炎大火投乾草木，五穀臨熟遇天惡雹，或變大身遮蔽日月，或變小身入藕絲孔，亦壞大地作於江海，亦震山嶽能令動搖，亦能避走遠去令汝不見我。今所以不委去者，多有諸龍來依附我，所以不與汝戰爭者，由我於汝不生惡故。」



金翅鳥言：「我與汝怨，何故於我不生惡心？」

龍王答言：「我雖獸身善解業報，審知少惡報逐不置，猶如形影不相捨離。我今與汝所以俱生如是惡家，悉由先世集惡業故，我今常於汝所生慈愍心，汝應深思如來所說：

「『非以怨心，能息怨憎，  
唯以忍辱，然後乃滅。』

「譬如大火投之乾薪，其炎轉更倍常增多，以瞋報瞋，亦復如是。」

時，金翅鳥聞是語已，怨心即息，復向龍王說如是言：「我今於汝常生怨心，然汝於我乃生慈心。」

龍王答言：「我先與汝俱受佛語，我常憶持抱在心懷，而汝忘失了不憶念。」

金翅鳥言：「唯願仁者為我和上，善為我說無上之法，我從今始惠施一切諸龍無畏。」說是語已，即捨龍宮，還本住處。

爾時，龍王遣金翅鳥還本處已，慰喻諸龍及諸婦女：「汝見金翅生怖畏不？其餘眾生覩見汝時，亦復如是生大怖畏。如汝諸龍愛惜身命，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當觀自身以喻彼身，是故應生大慈之心，以我修集慈心因緣故，令怨憎還其本處，流轉生死所可恃怙無過慈心。夫慈心者，除重煩惱之妙藥也，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我等往昔以失慈心故，今來墮此畜生之中，若以修慈為門戶者，一切煩惱不能得入，生天人中及正解脫，慈為良乘更無過者。」諸龍婦女聞是語已，遠離毒修集慈心。

爾時，龍王自見同輩，悉修慈心歡喜自慶：「善哉！我今所作已辦，我雖業因生畜生中，而得修行大士之業。」

爾時，龍王復向諸龍，而作是言：「已為汝等作善事竟，為已示汝正真之道，復為汝等然正法炬、閉諸惡道、開人天路，汝已除棄無量惡毒以上甘露，補置其處欲請一事。汝等當知於十二月前十五日，閻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心作清淨為人天道而作資糧，遠離憍慢、貢高、貪欲、瞋恚、愚癡，我亦如是，欲效彼人受八戒齋法。汝當知之，若能受持如是八戒，雖無妙服而能得洗浴、雖無牆壁能遮怨賊、雖無父母而有貴姓，離諸瓔珞身自莊嚴、雖無珍寶巨富無量、雖無車馬亦名大乘，不依橋津而度惡道，受八戒者功德如是。汝今當知，吾於處處常受持之。」

諸龍各言：「云何名為八戒齋法？」

龍王答言：「八戒齋者：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坐臥高廣床上；七者、不著香華、瓔珞以香塗身；八者、不作倡伎樂不往觀聽；如是八事莊嚴不過中食，是則名為八戒齋法。」

諸龍問言：「我等若當離王少時，命不得存，今欲增長無上正法，熾然法燈請奉所勅。佛法之益無處不可，何故不於此中受持？亦曾聞有在家之人，得修善法，若在家中行善法者，亦得增長，何必要當求於靜處？」

龍王答言：「欲處諸欲心無暫停，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譬如濕地雨易成泥，見諸妙色發過去欲心，亦復如是。若住深山則不見色，若不見色則欲心不發。」

諸龍問言：「若處深山則得增長，是正法者當隨意行。」

爾時，龍王即將諸龍至寂靜處，遠離婬欲瞋恚之心。於諸眾生增修大慈，具足忍辱以自莊嚴；開菩提道自受八戒，清淨持齋經歷多

日，斷食身羸，甚大飢渴疲極眠睡。龍王修行如是八戒具足忍辱，於諸眾生心無害想。

時，有惡人至龍住處，龍眠睡中聞有行聲，即便驚寤。時，諸惡人見已，心驚喜相謂曰：「是何寶聚從地湧出。」

龍見諸人心即生念：「我為修德來至此間，而此山間復有惡逆破修德者，若令彼人見我真形則當怖死，怖死之後我則毀壞修行正法。我於往昔，以瞋因緣受是龍身，三毒具足氣見觸毒如是。諸人今來至此，必貪我身斷絕壽命。」

時，諸惡人復相謂曰：「我等入山經歷多年求覓財利，未曾得見如是龍身，文彩莊嚴悅可人目，剝取其皮以獻我王者，可得重賞。」時，諸惡人尋以利刀，剝取其皮。

龍王爾時，心常利樂一切世間，即於是人生慈愍想，以行慈故三毒即滅。復自勸喻慰沃其心：「汝今不應念惜此身，汝雖復欲多年擁護，而對至時不可得免。如是諸人今為我身貪其賞貨當墮地獄，我寧自死終不令彼現身受苦。」

諸人尋前執刀剝，龍復思惟：「若人無罪，有人支解，默受不報不生怨結，當知是人為大正士。若於父母，兄弟，妻子生默忍者，此不足貴。若於怨中生默受心，此乃為貴。是故我今為眾生故，應當默然而忍受之，若我於彼生忍受者，乃為真伴我之知識。是故我今應於是人生父母想，我於往昔，雖無量世故捨身命，初未曾得為一眾生。彼人若念剝此皮已，當得無量珍寶重貨，願我來世常與是人無量法財。」

爾時，龍王既被剝已，遍體血出苦痛難忍，舉身戰動不能自持。爾時，多有無量小蟲，聞其血香悉來集聚啖食其肉，龍王復念：「今此小蟲，食我身者，願於來世當與法食。」

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乃至剝皮食肉都不生怨，況復餘處也。

菩薩本緣經卷下

---

##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

##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 [前往捐款](#)

---

##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

##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1 9 5 3 8 8 1 1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

##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

##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